



“全球南方”崛起

——经济金融合作视角下的世界格局重塑

“全球南方”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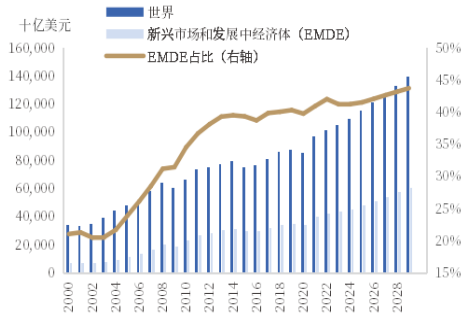
——经济金融合作视角下的世界格局重塑

2025 年 03 月 26 日

核心观点

- **“全球南方”：百年变局为其注入新内涵。**“全球南方”概念随历史演进，内涵不断丰富，从地理、经济拓展到政治、文化等多维度，强调多边合作与自主发展，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困难挑战使得这些国家希望走出一条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独特道路。
- **“全球南方”能见度快速提升，正重塑全球格局。**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问题频出，世界变乱交织，“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能见度越来越高，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并逐渐从全球治理被动参与者转变为重要推动者，促进全球格局向多极化发展。而“全球南方”有能力和意愿推动全球格局的重构：**政治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正探索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该群体正在不断汇聚力量，获得更多的发言权，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发展并在全球性问题上展现强大意愿与行动力。**经济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GDP 的份额明显上升，增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贸易和投资份额持续攀升，吸引西方国家不断探索与其加强经贸往来。**金融方面**，“全球南方”国家或有望助推金融体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美元和 SWIFT 支付系统之外的多元媒介和平台，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也推动该群体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作用。
- **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已具备进一步互动的基础和潜力。**第一，内部互动链接日趋紧密。南南贸易和南南投资已经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经济转型升级动力强劲。“全球南方”国家正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第三，产业链具备高效整合条件。各国在产业层级上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化站位。第四，内需空间潜力有望释放。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充实的储蓄与投资、扩张的中产阶级创造了极大内需增长空间。
- **金融领域，全球南方有望探索拓宽合作机制。**一是拓展本币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美国将金融工具“政治化”和“武器化”，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全球南方”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主动寻求多元货币替代方案。二是本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全球南方”国家货币借助大米、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定价，展现出广阔前景。三是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推动经济和绿色转型。四是多边金融机构助力金融合作。
- **中国将持续在全球南方中扮演多元核心角色。**“全球南方”互联互通的主导者：中国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规模庞大且覆盖范围广泛，始终秉持坚持平等互利、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合作，主导搭建合作平台。**产业链深度整合的引领者**：中国是该群体中的创新头雁，将持续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生产制造中心和下游消费市场。“全球南方”货币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人民币已纳入 IMF 的 SDR 货币篮子，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逐渐成熟，其在内部支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全球南方”国家占全球 GDP 份额提升



资料来源：IMF

风险提示

1. 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风险
2. 国内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
3. 海外加息及经济衰退的风险
4. 国外政策落实不及预期风险

目录

Catalog

一、“全球南方”：百年变局为其注入新内涵 3

 （一）“全球南方”源于传统的“南方”国家概念 3

 （二）“全球南方”更加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待“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合作 4

 （三）“全球南方”所涵盖的国家成员识别 5

 （四）百年变局为“全球南方”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5

二、“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格局的重塑 7

 （一）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愈发暴露多层次问题 7

 （二）“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7

 （三）“全球南方”国家正探索构建新型国际秩序 9

 （四）“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10

三、“全球南方”具备经济转型与合作的巨大潜力 12

 （一）内部互动链接日趋紧密 12

 （二）经济转型升级动力强劲 12

 （三）产业链具备高效整合条件 13

 （四）内需空间潜力有望释放 15

四、“全球南方”有望探索多边金融合作路径 16

 （一）推动货币金融合作助力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16

 （二）增强“全球南方”国家本币在大宗商品中的定价作用 18

 （三）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推动经济和绿色转型 18

 （四）建立亚投行等区域多边机构增强跨境金融互联互通 19

五、中国将持续在“全球南方”中扮演多元核心角色 19

 （一）“全球南方”互联互通的主导者 19

 （二）“全球南方”产业链深度整合的引领者 21

 （三）“全球南方”货币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22

六、风险提示 25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的非殖民化、冷战及冷战后全球化进程中，众多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逐步赢得经济与政治独立地位的历史进程。从依附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到进一步充分参与全球多边治理和建立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并演化出更多合作和协同的可能性。“全球南方”国家相似的发展历程和困难挑战使得这些国家希望走出一条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独特道路。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能见度越来越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并逐渐从全球治理被动参与者转变为重要推动者。特朗普再次执政延续了上一个任期的单边主义战略，大概率会强化以分裂和竞争为特征的全球环境，可能退出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欧洲忙于应付俄乌冲突和多国政治动荡，对全球治理采取消极态度，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可能会出现真空。这种转变可能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探索更符合其利益的多极框架，“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走向良性循环带来新的曙光。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可能会加强其区域联盟，加强区域合作，寻求填补美国影响减弱的部分或留下的空白。这可能会促进南南合作，并为中国和其他大国提供更多机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推广有别于西方理想的模式。它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始终将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积极投身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事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平台，不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坚定立场和责任担当，明确表示中国将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在 2025 年元旦贺词中强调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促进全球治理改革和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方面的积极努力。2025 年 3 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的“全球南方”金融家论坛，更是彰显了中国对“全球南方”合作的高度重视，为“全球南方”国家金融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作为“赋能型大国”，其发展模式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中国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不仅使自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将国民教育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带领近 8 亿人脱离贫困。中国通过投资长期发展、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同时，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展现了“赋能型大国”的担当。这种有别于西方霸权逻辑的发展范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理念，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合作，共同追求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未来。

那么，“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重塑全球格局，推动全球治理多元化？“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通过经济和金融的转型与合作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的挑战？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如何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本报告将从“全球南方”崛起及其经济和金融合作机制的构建出发，深刻剖析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迅速崛起，诠释“全球南方”国家对世界格局的重塑作用。

一、“全球南方”：百年变局为其注入新内涵

（一）“全球南方”源于传统的“南方”国家概念

“南方”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万隆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产生。当时“南方”被用于描述欧洲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差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 1926 年提出“南方”概念，用以阐释意大利南北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状况。随后，“南方”概念逐渐被引入国际秩序层面，泛指“遭遇”过西方现代化冲击，曾经遭受殖民统治与压迫、位于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边缘的亚非拉国家或地区。1955 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产生，也标志着“南方”国家的集体意识的形成。这一会议不仅是亚非国家首次联合起来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亮相的标志性事件。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强调尊重主权独立、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等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为南南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美苏冷战期间，“南方”国家演变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或地区刚刚摆脱被殖民或半殖民命运的国家，自身均面临着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1964 年，英国学者彼得·沃斯利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用以指代二战后寻求政治独立的新国家或地区。同年 6 月，日内瓦举行了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77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齐心协力发布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宗旨就是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团结与合作，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助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促进南南合作。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这一表述也逐步替代之前的诸如“欠发达国家”“落后国家”等多样化称呼。1979 年 12 月，国际经济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简称“南北委员会”或“勃兰特委员会”）发布了《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这份报告从第三世界发展面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出发，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加强南北对话和国际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呼吁。报告还提出了“勃兰特线”，作为划分南北国家的地理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南北国家的界定。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逐渐失去其政治意义，而“南方”则成为更中性的术语，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

图1：“勃兰特线”显示，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



资料来源: Britannica

（二）“全球南方”更加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待“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合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南方”概念进一步演变为“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概念更加强调从整体视角看待“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合作。1991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

的报告》是“全球南方”概念确立的重要标志。该会议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注，也推动了“全球南方”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框架的重要术语的形成和发展。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动的“打造全球南方”项目确实将南南合作纳入政策优先议程，并通过提升南方国家的话语权，推动了南南合作的制度化和国际化进程。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确实发布了《打造全球南方》报告，南南合作被正式纳入联合国的优先议程，并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2013年、201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分别发布了《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报告、《开辟超越国界的道路：全球南方》报告，这两份报告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

“全球南方”的内涵是动态发展的，从地理上的南方到跨地域、跨领域的融合，从关注经济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度融合，“全球南方”的概念不断发展丰富。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许多拥有丰富的关键资源，特别是对全球绿色和数字转型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储备。另外，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过去大多都曾面临较高的贫困率、不平等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挑战。尽管如此，“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南方”追求独立自主，倡导多边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联合自强，反对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全球南方”追求独立自主，倡导多边主义，通过金砖国家（BRICS）和“77国集团”等南南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贡献智慧和力量。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全球南方”关注的是那些在全球化中受到负面影响的地区和人群，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弱势群体，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反对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反对文化霸权，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全球南方”倡导尊重和保护本土文化，抵制文化同质化，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倡导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全球环境。通过这些文化倡议，“全球南方”不仅希望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还希望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文化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促进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

（三）“全球南方”所涵盖的国家成员识别

“全球南方”并非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或政治实体，而是一个松散的国家群体，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的共性。具体来看，第一，它维持着群体的多元性和松散性，并在舆论和道义上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第二，它形成了一种国际运动，在特定的功能议题上发挥作用；第三，它形成了代表性的机制化的合作组织。

由于“全球南方”没有明确的国家名单，目前各界所说的“全球南方”国家常见依托于以下三种识别口径。第一种是基于77国集团的成员资格。该集团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旨在通过联合国表达和维护其集体利益。该集团目前已覆盖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134个国家，自称为“全球南方”。第二种是看“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截至2024年，不结盟运动共有120个成员国、17个观察员国和10个观察员组织。第三种是基于参加首届全球南方之声虚拟峰会的国家名单。该峰会于2023年1月在印度举行，彼时125个国家代表受邀出席。

（四）百年变局为“全球南方”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将持续增强，全球地缘经济和政治的重心正在从“全球北方”转向“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已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者。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专门设置了“南北合作”议程，并在其发布的《2023慕尼黑安全报告》中55次提及“全球南方”。这表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关注程度